



藝海珠塵

14
1627
12



門 4
號 1627
卷 12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華亭 馮 大奎 西文校

維西見聞紀

余慶遠纂

慶遠字環度湖北安陸縣人

附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

本朝康熙間為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
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
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廨居有時知土官之老

藝海珠塵

維西見聞紀

十一

見稻田 大要 10.30
25 10.30
購 來

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寔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確曳以擊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關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覓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
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

四川以土官羈縻之達賴喇嘛事我

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縑衣之儔衣冠踰躋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

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

由於卷首焉。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滇余慶遠，景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 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閒試之證。

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三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荒陬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揣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麓，悉盤曲千磴，上臨懸天下逼危磯，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曠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
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
細不襲不飾不畧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
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理之所無而
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
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
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
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
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
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

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
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
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
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慶遠又
識

氣候

近城 奔子關

其宗喇普 阿墩子

康普葉枝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
偏異寒暄不紀樓閣乃爲談天紀氣候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霪雨秋冬多嵐
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

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
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
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
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
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
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
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
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
冬令殊寒

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
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頗
同塞外

道路

栗地坪
梭石

白鎔山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甍引藤捫葛
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橈櫟之迹遺九邱
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

藝海珠璣

維西見聞紀

五

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壅蔽晝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豎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容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銑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

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卽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頽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礧如椀如闕如杵如轆轤如礧如瓜如剝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浙瀝如琢如伐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

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
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
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穴欲置舟則石聚磯危卒
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為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
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
江陰自下而上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
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
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墜而低往來皆渡於
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

而渡焉史記所謂筏也筏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遇筏
皆曰溜筒江

夷人 麼些 古宗 那馬 巴直 栗粟 怒子
黃教喇嘛 紅教喇嘛 謨勒孤喇嘛

善知識喇嘛

三百六十倮蟲之屬貫胸翁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
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麼些即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籍麗江明土知府木
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
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為屋檐僅容人自建
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

藝海珠璣
縑不襲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
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
褐青緣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裏臙肋
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
刀爲飾不愛頰澤衣至敝不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
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
間有著履屨韉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裙長
及脰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
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
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

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
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
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
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
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
二三升騰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
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
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
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
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盃餞餘客攜去卧無衾茵

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橐袒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
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
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
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
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并用馬均
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
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糜些
吊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昇至山厝薪灌酥然而
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
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情而淫

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愚易治河千山麓可耕
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
三犢閒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
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
則頭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
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
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
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
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
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

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
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
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
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
武舉者一人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
普明木氏屠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
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
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
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

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
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
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爲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
濶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
文罽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韉鞵極麗多飾以金銀寶
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
裙蓋廉肋俱采繡爲之裙或文罽或采色布繡襪單革
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
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
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墾

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搗而食之曰糴粍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缺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上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卽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

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鵬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髑骨一臙肋骨二以爲值髑爲器售之臙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繒帙錦緞髹櫝金飾其學卽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

藝海珠塵
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麼些同惟懇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剗其目炙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麼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鎗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其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麼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鬪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自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

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鴛鴦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卽契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人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旣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則殺

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躡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昇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

有之板屋棲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日治之男挽總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棗大瑪瑙珠掌大車磔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鏗錚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膝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纒縫紉之工婚喪信佛與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優人

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尚黑袴及膝衣齊袴臘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刃婦挽髮束縉耳帶大環盤領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攀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晝夜酖酣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狡兔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屢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

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刳去性剛狼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自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粟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

藝海珠塵
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糜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粟粟之侵凌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鹿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粟粟適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卽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禪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潤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須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

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

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

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
 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闢佛獲釋氏真
 贖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
 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出此觀之可見中華佛
 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
 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為穩
 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
 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
 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
 衣罽及褐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
 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蓮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
 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
 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
 些則止奉紅教雖覺日深黃教多強紅教以達賴喇嘛
 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即前世因耶
 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

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
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
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麼些頭人予
名達機甫七歲指雞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
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
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曷款留之
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譖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
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跣趺於地爲古宗
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冊各以相
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

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
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
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
嘛奉白金五百錦繪罽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
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
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
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
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
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
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跌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葡萄瓊瓊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合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麼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

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青裸 珠蔴 佛掌蔴 雪茶 小桃紅
藏桃 紅嘴鴉 松根狗 飛鼠 人體鬚
人體飲器 羊骨卜 人骨筍 皮鑪 餽
餽 猿柵 熊夾 藥矢 地弩 竹筆
鐵章 口琴

荒徼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尚象而制器
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

紀物器

青稞質類麩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春麵入酥爲絡粍

藝海珠塵

維西見聞紀

六

珠蔕莖葉皆類人蔕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
奔子欄粟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
遠不及人蔕也
佛掌蔕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蔕而根形如佛掌質性
又在珠蔕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
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
飲則腹泄益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
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華十

月寶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
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澁而
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
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
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烏毛如鬆人取而飼之依
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翥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卽鸞鼠爾雅謂之鼯鼠郭璞註云鼯狀如小狐似
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山谷之中產之

穴空木食糞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奪取之紺毛
白穎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
皮可爲裘正卽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
以鼯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穎更
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人髀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髀
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髀四片有理
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
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

捧而飲阿墩子上古宗死剥肉食鷓剥工售此器阿
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
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昇以三具
獻佛

人髀斃法以二人髀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
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斃式持而搖黃
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筓黃紅教喇嘛各一筓以人臙胛骨爲之吹以
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感策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
悲而栗剥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

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剉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賊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剉其二臙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臙朋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殺於臙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燃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又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邨集蒙古

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正平契丹即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薨剥殺皮紮三足一足嚙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餽餽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正平皮爐以全殺鞞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跣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帶葉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水椿輒拔之必出乃喜栗
栗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椿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
爭騎巨木力拔椿脫壯則夾腎囊牝亦夾腎肉鮮克免
者山全選賦史記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三猿柵於麓掘龕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
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龕握果而拳不能出輒狂
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小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發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
羊身虎豹至下爪攬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
數武皆斃曰短魚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紫篋爲翎鏃沾水
裏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入皮膚飛者昏
而墜走者麻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以竹爲錐長三
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指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
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
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
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

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
解拆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濶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
篋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
分刳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
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
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
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
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
蹈而與歌合節

終

藝海珠塵

史部地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德清 徐 秉懿 模經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心衡字異廷號湘帆江蘇上海人附監
生四川西昌縣丞官湖北棗陽知縣

自序

予從弱冠後隨任楚南繼又宦游西蜀苗犵五谿及邛
犍獲蟾弱頭漢髮之區十餘年來游歷不遑嘗欲出所
聞見珥筆記之未遑也甲辰秋承乏綏靖至己酉春始
得交替歷徼外者五年地本西夷部落新入版圖習俗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序例

一

多異中土積久夷情漸稔習而安焉事日益簡暇時因
得兼及筆墨凡耳聞目覩得輒志之漸積成帙殊瑣瑣
不足道然而蘭珠桐布編入華陽杏粥桃符詳於荆楚
不賢識小固古人所不廢昔蠻府參軍嘗有媿隅躍清
池句夫媿隅細物形諸歌咏聊作詼諧則是編儻足佐
矜奇者一哂乎時乾隆歲次上章闡茂壯月上海李心
衡識

例言

- 一恭錄 御製碑文 欽頒祭文弁首尊 王也
- 一 是編專紀新疆風物其餘概不敢攙入防濫也

一是編詞皆紀實不同傳奇家架虛立論故詞皆徑遂
而少紆回存真也

一金川遠在西南徼外載籍絕少名物象數無從考其
源流重以孤陋寡聞尤不敢妄爲附會闕疑也

卷一

促浸儻拉

金川原名促浸噶拉依爲其巢穴舊官寨在勒烏圍小
金川原名儻拉美諾爲其巢穴今析促浸爲綏靖崇化
二屯析儻拉爲懋功撫邊章谷三屯

兩金川

御碑亭

恭錄 御製碑文

勒烏圍官寨四圍多黎棗柑栗核桃石榴諸樹蔽芾可
觀後因用兵斫去僅存荒山奉 勅建立

御碑亭一座於其巔下臨大江金碧輝煌山川增色其
他如小金川之美諾大金川之噶喇依俱有

勅建碑亭恭錄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劫木果木
辰冬攻克美諾逆酋僧格桑竄去索諾木匿而不獻於
是移兵中討促浸時溫福為將軍由功噶喇進勦阿
桂為參贊大臣由常噶喇進勦溫福旋攻據昔嶺遂
駐木果木師久不得進溫福細於謀以營中所存之兵
築卡布守既耗兵力且以分而見少矣已夏賊酋窺其
無能乃逞狡謀令賊目糾眾自美卧溝及大坂昭潛出
號召僭拉降番復叛擾木果木後路溫福漫無部署軍
營為賊所劫緣營怯兵一時俱潰溫福被害其餘大臣

官員兵丁陣亡者甚多我朝用兵其恨至今將士何辜
從無如此挫折者思之實堪切齒

弗雪冤沈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

木果木之失皆由營中無滿洲兵為之表率亦由溫
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溫福既償事知緣旗兵之
終不足恃乃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
黑龍江兵二千并派西滇黔兩湖精銳防滿兵四千前
為之倡又添派陝甘滇黔兩湖精銳防滿兵四千前以
阿桂為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阿桂遂統八
旗勁旅閱五晝夜而恢復舊疆全境乃進軍阿桂遂統
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馬尼口佔其山梁入賊境
餘里明亮亦自南路攻克馬尼口佔其山梁入賊境
此為再進克捷之始軍聲大振上下同心攄忠敵愾西
路遂進南路畧泥從去勒烏圍從西路得谷噶馬尼口
遂能扼要所進據皆其險隘明亮等既得馬尼雖時有
小捷然庚額特馬邦俱未易進攻於是遂專望西路之
得手了口深入爰克羅博為賊人緊要門戶因派兵五
矣

藝文類聚

金川瑣記卷一

三

路分將領率之超越而登遂將羅喇喇穆喇穆併占默格
博瓦山峯及山岡間得羅博瓦阻雨數月至六月初
稍晴遂克其岡下之色綳善又於六月下旬盡克喇穆
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七月又於六月下旬盡克喇穆
木城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十月又復估其格爾山
梁其地在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爾博之上向閣地圖
指以咨詢阿桂而所籌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密拉
噶拉木大寨并克獲凱立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阿
葉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阿
月攻得默格爾勢益聯絡矣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阿
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于三日內全得其險倍于他處
雪頓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霽雪消十四日中夜官
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遜克爾宗其險
難託遜克爾宗未克阿桂白得木思工噶叶阿之險
五月之初攻克噶爾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搶佔舍圖旺
卡已居高得勢而留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於五

月十二日派兵前往時霧氣四塞官軍乘勢越崖
直至喇嘛遂將其地上下石礮木城悉行攻克是役也
豐昇額之力居多因于其公號果毅下增凡此數處林
瀚勇二字嘉其能紹乃阻額宜都之績也
立堅礮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
亦至隔河匪遙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
軍縱焚賊寨至拉喇嘛寺飛騰而入又得喇嘛科爾
三寨并攻克寨則大海竭三日三夜力佔地縱橫三四
十里焚其礮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
守無益合移兵北路會勦前至宜喜即得達爾岡山梁
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噶等寨盡得曰
其上下沙爾泥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
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礮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陸勦
畫界木卡石城蠶簇鱗繪拏柵周遭援路截其泗水拽
橋囊土濟師力勒烏圍為賊舊巢恃其礮高墻厚守拒甚
藝每朱塞金川瑣記卷一四

阻以高塙五層殊不易攻阿桂于勒烏圍轉經樓之中
路沿河挈柵以斷其橋下之水又募定兵善泅水者繫
巨索于甲爾日礮橋柱以拽之囊副而行至穴道
可及乃令官軍頭戴柴柵手推沙囊副而行至穴道
礮沿層積堆起趕列三層木柵以擊勦下之賊人鎗石
旁出轟以地雷凡此百計用盡無遺中用礮轟擊礮
下掘溝抗拒賊眾凡可以用力設法四面礮攻礮摧垣
者籌畫備至阿桂可謂善于謀矣
裂遂督大軍斫牆衝闌游魂弗支奔逆蹙蹙功成一夕
中秋八月官軍四面合圍礮轟鎗擊并拋擲火彈所遇
聲四起賊眾披靡殲戮殆盡惟莎羅奔兄弟及賊目丹
巴沃維爾開風先竄究亦難逃莎羅奔兄弟及賊目丹
時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恃三
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衆
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肫乎厥忠卓乎

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
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碣獻印不
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
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圍攻腹心潰內羽
翼失傍官軍初圍賊巢議眾猶負隅抗拒我兵用大礮
會之毋姑姊妹情急來投自請遣人回巢招諭索諾木
乃遣其兄阿爾達克彭楚克以次詣營懇求皆就拘繫其
黨惡之布籠普阿納木等先後求降官軍復摧其近礮
並經擒獲于是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遂率其兄弟莎
斷其水道番眾懼紛潰出索諾木遂率其兄弟莎
羅奔甲爾瓦沃維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并助惡之大頭
五

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喇克巴偕兩喇嘛挈屬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羣泥首乞命由是罪人斯方將劓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墻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揚警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根本亦可待其立殒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歲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于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羣蕃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借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攢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借德亦因攢拉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攢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司澤旺地方官諭之不從輒敢干抗戊辰冬遣經畧大學士傅恒統禁旅往勸我武方揚而莎羅奔郎卡窮乞命因矜其頑蠢遂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郎卡始尚畏懼欽跡未十年輒思吞隣封時相仇殺彼時以蠻觸爭衡乃其常事亦遂聽之郎卡既死其子索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為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師旅深悔前茲辛卯之師以伐攢拉乃並促浸而掃格桑恃有索諾木黨惡欺蔑隣疆攻圍鄂克什官寨佔其境地羈其土司經前督臣阿爾泰等往諭罷兵退地逆何陽奉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桑乘索諾木侵害革布什伯土司之釁益復滋橫並且修築碉卡謀抗天朝勢

不得加以兵革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溫福由滇
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勦即攻克巴朗拉繼又克復
達圍一帶以至資哩官兵前抵路頂宗仍不能進壬辰
夏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是年冬攻克僧格宗甫
半月即乘勝攻得美諾其餘寨落悉傳檄撫定小金川
平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而不獻于是移兵並
討促彼其緩則頡頏突利之相猜急則僞如榮如之相
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饋拉遠不如促浸故美
諾再入而再克美諾木嘗不險而一克僧格宗其勢遂
如破竹逆酋僧格桑初竄布朗郭宗溫
福由明郭宗統兵往捕僧格桑已從美諾溝通入金川
擒其父澤旺以歸溫福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昧於籌
畫又不得人人心已夏賊眾從後路潛出遂有木果水
之變美諾亦去乃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
旅往勦阿桂部署稍定于十月二十九日進兵自資哩
至美諾五晝夜悉行恢復實為神速而僧格桑既至金
川索諾木即羈留不遣即其謀擾木果木但令小金川
賊日七圖安堵爾爾同往美諾號召而不使僧格桑復還

故巢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饋拉以次蠶食旁近土司
并且欲侵及內地固已漸露端倪罪惡貫盈實難輕追
耳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
立摧堅碣遂據官寨之穴窖美諾為小金川官
寨即其巢穴也此固皇
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偕德之招是用勒銘酋
巢永鎮作徵

臣心衡謹按碑文具清漢回番四種書清字從後豎
讀至前漢字從前豎讀至後回字從前橫讀至後番
字從後橫讀至前此其異致也

山川恭錄欽頌山川祭文
金川大江發源西北徼外合岷江下注越嵩大渡河復

深泉流逕四川湖廣江西江南至鎮江入海蓋岷江為
江源此又為岷江之源嘗按水經注江水又出汶江道
汶出徼外嶧山玉輪阪下而南行又東注於大江又大
渡水出徼外至髦牛道漢志作旄牛南流入於若水又濛水
發蒙漢濛水即大渡水東南流與泝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
蓋謂茲水山海經謂濛水出漢陽西未知孰是乾隆三十七年駐兵江澗
數日水波不興撤營後江水忽暴漲十餘丈衝砂捲石
勢不可當益信 聖德遠孚神靈呵護一軍驚異事
平將軍上其事特遣致祭并 勅春秋崇祀列入祀
典所以答靈貺而報神功者欽崇備至同時 勅祭

者金川大河神甲索山神索烏山神墨爾冬山神金川大河

甲索山索烏山屬緞靖屯墨爾冬山屬章谷屯恭錄

欽頒祭文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金川大河之神曰溯源松徼輸派岷
江經丹壩以遄趨深歸衆壑滙金川而曲注派合雙流
曩者師駐澗澗列柵而沙痕歛漲迨乎兵翻巢窟移營
而竈影浮濤用嘉効順之靈肇錫維馨之祀路逾邛笮
澄清標大渡之名水別沱潛疏導紀桓江之遠通津利
涉俾無阻於川梁漑種含滋庶並宜於粟麥沈薶特舉

肝蠻攸同神其式臨歆茲有秩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甲索山之神曰微靖蠶叢犄角重夾
河之勢崖旋螺逕鬱盤開鎮地之基丕功克集夫方行
靈佑式彰夫深入達爾圖負隅力抗攻堅直指攢峰綽
斯甲執挺前驅選銳還臨絕壁奮戈鋌而逼壘倏據建
旆鳴鼓角以穿雲遂成破竹平坡下壓斷右臂於連岡
隔水相聞會中權於擣穴喜膚勲之暨歲迅奏俘渠冀
樂土之同登羣安食力爰舉秩庸之典垂爲命祀之文
當時甲積應齊銘勒永彰師武此日戊屯倣載度縣用

荅神麻尚克歆承服時明命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索烏山之神曰集膚勲於掃穴櫛比
開屯稽殷典於封山盤紆踞勝瞻天威而致討泐神貺
以披圖嶂疊巒迴拱挹出羣峰之表氛消霧廓嵯峨雄
兩鎮之閭自馬尼谷峭之兼收洎昆色拉枯之進剿勢
懸壓卵先登而狡窟難憑威震轟霆再鼓而連羣就縛
俯翊金之林立盡我藩籬覩沃土以滕分藝之稷黍茲
惟昭佑爰考彙章報功宜永於春秋畫野用資夫保障
緬昔六師電掃効靈實助戎行欣茲千耦雲興秩祀聿

隆典禮尚其昭鑒勿替歆承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
皇帝遣某致祭於墨爾多山之神曰參旗下指控引真
黑子之微井絡遙分襟帶擅翠盤之勝溯神庥之助順
緬疆索之求寧石灰橫始負嶠而首禍蝸爭狃附終
有藪以藏逋夾攻爰勵夫兩肱全境遂收於數月泊乎
遄馳勁旅載靖蠻氛擗振長風密箚藩籬之固梯蟠
絕隘連峰資震電之威膚功克奏夫永清靈貺用垂夫
默佑言稽令典肇錫明禋石棧鉤聯速置郵而布德芳
騰綺錯資保障以酌庸式薦惟馨庶其昭鑒

廣法寺

恭錄
勅賜匾額附跳布札

寺本名雍中喇嘛寺距崇化屯署三里由來既久日就
蕪廢乾隆四十一年帑項重修 賜名廣法寺並賜
御書正教恒宣匾額 欽差堪布喇嘛住持例帶徒
弟十六名俱黃帽黃馬褂西藏之小喇嘛及土喇嘛俱
披黃袈裟共百數十人皆食 天糈有定額番俗有黃
教紅教之分紅教者釋氏中之邪教堪布為黃教宗師
番民信重每年正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九日四方土司
頭人等挈妻孥攜百姓以萬計赴寺誦經徼佛福進獻
牛羊肉脯如山積酥油酪漿以斗量其土司頭人及妻

女咸跪獻哈達

三尺許長素帛如漢人用銜刺

間有大喇嘛親手為之

持咒挽結套其頸而撫摩者殊自慶幸人皆羨之彼亦

揚揚有喜色餽獻不留餘力此兩次大會日期各跳布

札一次大憲為之代 奏衣裝俱 賜自尚方故極其

鄭重跳時人各左手執雜器右手執連髮腦骨一片共

相舞蹈或龍頭虎額或長袖峨冠兼飾骷髏如人雜演

其間鐘鼓嗶嗶屢舞僊僊聒耳眴目擾攘竟日五十年

各憲 奏請捐俸重修金碧璀璨彌復壯觀懋功也亦

有喇嘛寺一所

勅名勝因寺例挑雜谷腦番僧住持三年一換俱 奏

請 欽定屬廣法寺堪布喇嘛管轄

義烈墓

附錄忠祠死事文職傳畧

懋功屯屬之崇德汛有義烈墓封屍纍然中植石碑曰
眾士義烈慕予每過此必下馬酌弔方木果木失事時
自官弁以至軍士民夫死者甚多輿尸狼籍暴骨縱橫
令人傷心慘目夫其効力疆場見危授命固分所當然
朝廷既加卹典當事者復循例祭享而好義諸君子又
先後為之掩葬亦足慰忠魂而妥靈爽所惜蟲沙微細
姓名既湮沒不彰而死事君子僅什記其一二恐閱時
既久併知者亦且忘之非所以表揚忠烈也因錄慰忠

祠死事文職諸臣傳畧庶覽者得以知其人之姓名里居及殉難顛末焉

趙文哲 字損之 號璞函 江蘇上海人 壬午 南巡召試 軍滇南有功 復原官 尋遷戶部 主事 三十六年 奏佐西 師軍務 隨將軍 營遇賊 死之 贈光祿寺少卿 賚白金 三百兩 祭葬 廕祀 如例 公能文 章草 軍檄 倚馬 數千言 不絕 喜賦詩 出語 典雅 古茂 少與 王公 鳴盛 等刻 七子 詩 日本 國詩 人至 以兼 金購 之著 王日 杏 錫 人 癸 西 舉 人 有 婦 雅 堂 詩 文 集 姻 隔 集 行 世 王 日 杏 錫 人 癸 西 舉 人 授 內 閣 中 書 入 直 軍 機 處 歷 遷 戶 部 郎 中 出 典 貴 州 大 定 府 緣 事 鑄 職 奉 旨 復 起 為 刑 部 主 事 入 直 如 故 三 十 六 年 從 西 軍 入 川 與 趙 公 同 在 幕 府 軍 潰 特 音 布 滿 格 賊 死 之 贈 光 祿 寺 少 卿 祭 葬 廕 祀 如 例 特 音 布 滿 鑲 藍 旗 人 由 筆 帖 式 遷 刑 部 主 事 性 沉 毅 寡 言 笑 好 讀 書 熟 於 史 鑑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西 川 用 兵 上 念 督 餉 需 才 欽 差 部 員 六 人 乘 傳 來 川 公 與 選 至 則 隸 侍 郎 劉 公 秉 恬 慕 侍 郎 改 官 制 府 同 駐 登 春 督 糧 次 年 西 師 潰

公隨諸軍退中途遇害事聞援旗例吳一嵩 江西新 丑 進 士 授 河 南 正 陽 縣 尉 世 襲 餘 如 例 寧 州 雲 南 安 寧 縣 尉 知 府 三 十 七 年 西 路 軍 營 總 理 糧 餉 常 帶 印 隨 營 佐 建 昌 道 為 副 理 官 及 軍 聲 告 警 公 諭 糧 員 常 紀 曰 他 人 可 出 走 吾 與 若 有 軍 糧 之 責 宜 死 守 遂 死 之 府 印 亦 失 僮 奴 織 焉 祭 葬 友 周 偉 如 例 公 性 豪 邁 與 人 兼 容 并 包 被 難 之 前 夕 處 分 細 碎 若 無 事 者 家 人 環 聚 噴 噴 公 怒 曰 若 胡 為 者 死 我 分 內 事 耳 毋 發 我 其 鎮 王 如 玉 貴 州 署 費 西 道 降 調 來 川 以 貢 生 捐 道 發 辦 事 西 師 潰 自 磨 佩 劍 使 極 利 殊 馬 穆 營 不 數 里 賊 遮 道 公 出 劍 躍 馬 奮 擊 傷 賊 數 人 中 銳 而 還 營 不 數 里 賊 遮 卿 祭 葬 廕 如 例 公 初 來 川 卽 有 譽 望 善 飲 博 談 諧 賦 治 眾 不 能 屈 貌 端 凝 慷 慨 有 志 節 其 劍 人 咸 見 之 其 友 岳 廷 斌 成 都 人 威 遠 將 軍 少 保 鍾 琪 公 後 鍾 邦 任 安 徽 也 意 氣 投 合 相 依 軍 次 是 日 亦 死 於 軍 鍾 邦 任 安 徽 人 湖 南 沅 州 府 通 判 遷 貴 州 大 定 府 知 府 鑄 級 來 川 權 龍 安 府 事 赴 西 路 軍 營 委 管 入 角 礪 糧 站 木 果 木 軍 潰 藝 海 珠 璣 金 川 瑣 記 卷 一 三

登春橋斷路梗降番四燭姑無援兵遂遇害贈道銜
賚白金三百五十兩祭葬廕祀如例同事有許國者公
姪成都庠生飛幕友也許亦舒城人吳璜字芳甸號盤南
熊進士戶部四川司主事出為湖廣南澧州牧未赴官父
憂歸里服闋發川署重慶府通判無騎不家力學手不
少負詩名為西軍潰撤太史甥絕愛重之淵源家學有
釋卷父樸存先生為徵士名重一時公淵源家學有
小蘇之號遇事慷慨不避艱險篋中黃珠山房集令
友制軍畢公序刻之我死弗令此詩失傳其同年彭元璋
友制軍畢公序刻之我死弗令此詩失傳其同年彭元璋
遷西海防同知被舉人浙江雲和縣令調繁會稽以卓薦
辦事木果之變登善春失守赴嚴州發赴登春軍營
葬賚廕如例公為贊善延訓公之子尚書元瑞公之兄
忠節凜凜有儒者常紀授西齋奉天承德人丁丑進士
氣象人咸推重之常紀授西齋奉天承德人丁丑進士
崇慶州牧隨營管西路收支糧米軍聲漸警公與副總
理吳公誓同死營潰紀知不可為挺刃與賊鬪殺賊二

人傷一人眾寡不敵被害其役人白舉欲掩其鬻賊大
至被創走幕友楊紹浙之慈谿人成家脫出徐諭
隨公數年復同軍事公將死贈道銜祭葬廕如例
允卒漢陽人由長炳亦死知州授雲南鄧州牧有治聲降
調捐復得四川漢州牧隨軍管登春糧站木果人予一
公議曰登春夫糧甚夥足守管登春糧站木果人予一
挺使環立柵城以糧壯軍勢總督可其議遂出軍果人予一
趣執挺城守招徠捍衛人心頗安總兵靖公帥師升夜
春傷臂不克戰迨後降番煽擾勢益不支乃議乘夜撤
出公復大呼曰戰迨後降番煽擾勢益不支乃議乘夜撤
命舉火而後行及其鎗聲未已首脫冠中鎗示同行者曰此
冠被鎗文吾其永存之也聲未已首脫冠中鎗示同行者曰此
幕友鄭文陝西咸陽人亦死之歛道銜祭葬廕資如其
例江寧府通判憂歸服闋補潼川府通判監生捐授西
麻寺糧站登春戒嚴賊斷木波橋糧站俱為所截降番
勾踪中喇麻作亂變起倉卒公馭眾素嚴賊憚而銜之
潛踪王鳴鏞皆從死僕隸以死賊鬪素嚴賊憚而銜之
祿表姪王鳴鏞皆從死僕隸以死賊鬪素嚴賊憚而銜之

藝每朱

金川瑣記卷一

三

如吳景 福建浦城人 捐授廣西州同部 推越嶺廳通判 劍卷之則曲舒之則直 常以示徐郡丞 觀海日殺賊恃 此矣復語同列曰 吾南鄙人以不識 國事及軍潰 隨軍 彈章然此腔血 會得死 所報數人 燕山號 香巖 復 原官崇德山梁 出賚均金 一斫殺 蔭桂 字燕和 寄籍 吳 縣已別舉人 發廉川 補大竹 令政聲 能文 章子烈 隨行 氣奕奕 上變西 軍失守 糧站 盡 賊多 站以 其子烈 隨行 木果 奕奕 上變西 軍失守 糧站 盡 賊多 站以 其子烈 隨行 轉入科 多科 多為 西守 要衝 公下 令籍隸 乃積薪 圍燒 死守 數月 賊不得 進 點者 敢獨 生耶 並赴 賊死 協 危揮 手令 其身 先出 戰 刃 二 賊 被 斬 左 臂 乃 積薪 圍燒 火既 燬 公 身 先出 戰 刃 二 賊 被 斬 左 臂 乃 積薪 圍燒 理之 納谿 縣尉 許濟 亦死 父 敢獨 生耶 並赴 賊死 協 例 徐瓚 字肅 華亭 縣 蘇陽 湖 人 內子 舉人 方畧 館議 叙 董 銀度 支公 身 辱 守 縣 蘇陽 湖 人 內子 舉人 方畧 館議 叙 董 隨衆 行 死 於 站 所 贈 道 銜 祭 葬 廕 資 如 例 許椿 園 號

南 薌 浙 江 嘉 善 人 辛 酉 舉 人 授 內 江 令 讀 書 數 百 卷 皆 能 熟 記 博 及 星 相 醫 藥 之 學 時 人 比 之 武 庫 為 人 恂 恂 若 不 能 言 遇 大 事 有 斷 才 三 十 八 年 委 赴 西 路 軍 營 辦 事 遇 登 春 警 總 督 令 守 木 城 立 法 井 既 而 撤 站 出 城 遮 於 路 不 屈 死 之 贈 孫 維 龍 字 雨 髯 又 號 鐵 髯 順 天 道 銜 祭 葬 廕 資 如 例 孫 維 龍 字 雨 髯 又 號 鐵 髯 順 天 徽 縣 縣 調 繁 鳳 陽 卓 異 入 都 旋 因 公 降 調 分 發 四 川 仍 以 知 縣 用 解 餉 登 春 總 督 留 之 聽 差 果 木 軍 潰 公 以 登 春 單 弱 勸 移 兵 同 守 不 果 欲 自 盡 見 志 其 友 周 筠 公 林 奴 王 福 共 伺 守 之 及 撤 站 公 不 肯 離 軍 幕 強 之 上 馬 未 忍 許 下 騎 入 深 林 中 解 袍 帶 自 縊 奴 見 救 之 公 怒 曰 若 我 許 下 騎 入 深 林 中 解 袍 帶 自 縊 奴 見 救 之 公 怒 曰 若 山 莊 集 舊 身 耶 嚙 奴 臂 出 血 亟 揮 去 之 懷 其 所 作 春 雨 贈 道 銜 祭 葬 廕 資 如 例 張 世 永 陝 西 渭 南 人 丁 卯 舉 人 南 濟 源 令 實 心 資 廕 如 例 張 世 永 陝 西 渭 南 人 丁 卯 舉 人 里 不 絕 服 闋 實 心 資 廕 如 例 張 世 永 陝 西 渭 南 人 丁 卯 舉 人 城 激 勸 兵 役 人 夫 委 赴 西 路 官 辦 事 及 戒 嚴 同 守 本 軍 殿 於 站 舉 人 道 銜 祭 葬 廕 資 如 例 張 世 永 陝 西 渭 南 人 丁 卯 舉 人 之 山 陰 庚 辰 舉 人 道 銜 祭 葬 廕 資 如 例 張 世 永 陝 西 渭 南 人 丁 卯 舉 人 自 効 委 赴 西 路 軍 營 隨 建 昌 道 以 失 察 私 被 議 請 從 軍 藝 每 朱 崖 金 川 瑣 記 卷 一 右

木軍潰白公移美諾公死於軍白公崧友朱南仲浙江
歸安人與公同事並殉難事江蘇聞給還原官減半議
祭葬廕祀均如例仍發四川以知縣用歷署丹稜仁壽
降二級奉縣篆所至吏民愛之題補豐都縣委赴西
江大足彭縣局被縛不屈死有言其被磔死其事奇死
劫炮反坐轟殺羣賊數十人賊恨被磔死其事奇死
來贈道衛祭頭目賡謂其親見之也少知孰是事
聞資廕如例倪霖射捐縣丞發川歷署江津榮昌尉移
巴縣丞雷波黃螂木洞諸巡檢寬以輯下得長和咨署
西昌丞未赴以簡州判為登春巡捕官方木果未
變時霖探知降番煽誘密請移兵就大營以壯聲威
及變起又請從美卧溝問道出眾以爲卑官好紛賊
誕幾至窘辱迨登春營動已不食數日矣隨軍出遇賊
死之倪鵬直隸臨榆人由監生捐縣丞發川署榮昌縣
均如倪鵬承憂歸服闋借補布政司照磨委赴西路
例

督轅聽差登春失守遇賊破創死之吳鉞河南固始人
簿發川借補營山縣尉與倪霖同路澤耳多糧站澤耳多
者占固分站西軍後路也逼近登達先是美臥溝守兵
至登達報警提督董公天弼督兵往救賊馬耳當等隘
以次失守羣蠻蜂至其夜董碩於軍大板昭馬耳當等隘
鉞揮刀與賊戰賊數人幕友顧匡時寨助之兩犯澤耳多
匡時名佐蘇州吳縣人長鬚嗜酒性慷慨兩犯澤耳多
先規畫戰守與鉞相對沈下及遇賊鋒不少避勉厲夫
役並樂爲之死激於義也事聞郭良相以廣西臨桂人
贈府知事賚白金一百兩餘如郭良相以廣西臨桂人
補石泉巡檢委管西路占固餘如郭良相以廣西臨桂人
軍溫收登達占固獲逆酋父澤等解京師僧格桑寨將
其妻子竄走勒至其時償拉全境蕩平京師僧格桑寨將
固稠寨爲糧站分督董防守後路占固被圍登達命良相
役及民夫數百人堅閉礮門下擊以爲鎗石礮據險憑高
賊環攻不得上礮中苦無水接雨以爲炊賊偽求降羅
拜滿地良相不受礮聲叱之以石下擊相持十一日望

嘉慶元年

金川瑣記卷一

左

救不至賊擁薪礮下燃之煙起礮上人迷目不得視賊
以軟梯窺進殺守陴者占固破良相自殺兵匪激義
死事葬如例贈府知事賚白金一百羅載堂順天宛平人
兩祭葬如例良相無子廢弟良後羅載堂原籍揚州由
國史館供事議敘銓合州吏目賊害赴西路軍營繕
寫捐奏木果木之變隨軍出遇賊被害贈府知事賚
白金一百兩祭周國衡順天寧河人由監生捐吏日發
隸登春管炭廠供運無悞及大營夜移奉檄調出遇賊
於路逸遮死之事後詳查始悉贈主簿賚白金一百
兩祭葬應許濟順天東安人由吏員捐職接納路縣尉
祀如例委赴南路軍營在事辦理差後攻得美
諾負調科多協理站務賊圍科多與知縣程蔭佳分壘
固守捐資賞兵夫撫循振卹之日夜不怠賊不得乘遂
燒站科多破與蔭桂並死之贈主簿
薄賚白金一百兩祭葬應祀如例

藝海珠塵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慈谿葉燕載之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二

入金川路

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
三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犬牙相錯然重關疊隘
山路險巖馬蹶不能馳人喘不能騁分疆而守若天有

藝海珠塵

金川瑣記卷二

以限絕使不得兼併者自灌鄆至金川有兩道一由汶川之桃關出口爲大道一由汶川之牛頭山出卧龍關爲小道大道塘汛外百里無人烟往來者必攜糗糧鍋竈爲銀餉所必經小道商賈奔走絡繹不絕然每至一程居民歇店僅有十數家類皆喧雜黑暗屋通數楹無遮隔餼糧須自致而牛頭巴郎諸山石灰水橫尤難投足危坡絕壁架偏橋飛跨百餘丈通一線路偶被雨潦衝圯咫尺前途不能飛越坐待修葺伐木椎石動經旬餘常有絕糧患丁未戎申間有余姓道士董其事鑿山開道余亦捐助俸銀并合省公助計費二千餘金牛頭

山數十里今漸夷坦然其地險仄者未可枚舉不能盡鑿而平之亦一憾事憶家大人典梧郡時兼攝直隸鬱林州牧北流至州有旱道四十八里石笋梗塞人患顛躓仿古法燔柴灌醋遂爲灰燼不兩月竟成坦塗又梧郡所屬岑溪至容縣急流多亂石觸損舟楫陸道尤苦崎嶇復用前法凡百五十里險阻盡平宜兩郡士民誦德弗諼也

五道進兵

往年征金川進兵分五道一由灌縣至懋功爲東路一由打箭爐至章谷爲南路一由雜谷至撫邊爲西路一

藝海珍 卷二
由綽斯甲布至綏靖爲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爲中路

控卡山海子

控卡山絕頂爲崇化懋功兩屯分界處高出雲表雖盛夏積雪逾尺午後率多大風人馬不能行立必擇五鼓或黎明時過之山脊凹處有水盈盈可望不可卽俗稱海子寬約數十頃漣漪在目歷冬夏不涸雖淫雨旱暵未嘗有增減經其地者必屏息相戒勿語言苟一叩聲風雹立至土人云此中踞有三足蟾蜍大風冰雹俱從此起昔曾有將軍領兵過此飭軍士施鎗礮警之狂風

陡發下冰雹如拳伏鞍不敢喘息行李墮落巖礪人力不能施困頓殊甚

雪牆

予於甲辰八月抵任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爲陳遊戎大剛言之陳公云歷夏日秋陽照爍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斯足驚人耳予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予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塗

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子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
行小巷坐塘房中見面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
汎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
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關在望往來行人不
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始憶陳公之言不謬
非親歷者斷不能信也

夏雪

嘗夏日行過控卡正值陰霾密雪登陟頗艱及躋山巔
晴日晃耀無纖翳玉筍排空濃陰低翳馬上吟哦率成
絕句云風高飛雪欲浮空人馬盤旋蟻磨中日午聳身

凌絕頂俛看積玉滿羣峰馳驅鞅掌中得此樂趣亦如
病煩熱人投一味清涼散也

石井

綏靖屬之西里站有自然井一所在山半其洞深曠無
底迴圍皆石骨人力難施蓋天工也民居距江水遠賴
此井汲飲嚴冬潦水既盡井不稍減澄碧可愛味同江
水疑其潛通江源云

溫泉

溫泉在綏靖屯治東六十里約長半里許熱可澡浴時
有浮漚泛湧雖嚴冬沍寒蒸氣騰鬱而泉水發源自黨

壩土司部直趨大江並寒沁與常水同殆不可解因憶
楊用修丹鉛錄云溫泉所在必有白礬硃砂硫黃三物
爲之根蒸爲暖流乃知硃黃諸物尤有凝結盤薄處詢
之土人果有硫黃氣息惜相距稍遠未遑議建屋宇爲
歲時祓除游也

刮耳岳

崇化屬之刮耳岳爲大金要路蜿蜒線棧約長數百丈
石壁峻嶒俯聳作欲墮勢下視蒼茫大江雷厲往來者
捫壁附石轉側偃僂勢與俱傾苟一昏眊顛蹶無底雖
弄棟揚母之險未足以喻乙巳夏管理崇化屯務別駕

蔣榕園

士椿

崇化營亮遊戎

福

捐俸率衆修理予亦捐

資助之攻石攻木攻金之工一時並集石倒出者擊墮
之險巖者椎平之偏仄不能容足者鑿鑿而開拓之又
琢石成竅橫木加板作偏橋板厚尺許釘鉸鉤聯約以
曲欄俱堅甚由是道寬各數尺向之側身匍匐猶恐失
墜者今可掉臂遊行真一大快事是役督率查催亮公
之力居多

演礮石

由刮耳岳下里餘卽爲崇化較場隔江一山人跡不到
有一巨石聳出如棚的每歲營中操兵卽於此演礮人

因名之曰演礮石

氣候

金川氣候一日之間寒暄倏殊咫尺之地陰晴各異嚴
冬天晴時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陰時朝晚亦可披裘
四時無大寒大熱然倏忽變幻如此不必煙瘴為厲稍
不自謹中之立病

風穴

金川春日率多大風風發時偶一失檢屏幃圖軸輒有
捲裂患若懋功章谷二屯尤甚每至午後風聲颼颼徹
夜不止蓋山多風穴云

金川無醫藥

地距華土既遠苦無良醫雜肆中藥餌不全真贗混淆
以故病死者冬前管綬靖屯務龔公贈穀浙江山陰人
卒於官嘗捐俸銀數十金貸殷實舖戶生息備櫬以資
窮民及行旅之倒斃者仍飭鄉保董理其事予益增數
十金始不至匱乏又捐購藥餌及古人經效丸散以濟
疾苦擇近城荒地四圍築牆為義塚以免枯骨暴露嘗
暇日集諸相好於竹香居綬靖營遊擊札公郎阿蒙古
人云昔官伊犁回至中途一僕患鼻衄猝死藁葬附近
旅舍之荒地夜間竟被野狼所發及驚覺尋視則已血

藝每朱塵

金川瑣記卷二

六

肉模糊肢體散落急爲之收拾殘體天明僱匠具槨深瘞之因此耽延二日札公言之猶慘悼不能自己凡居官荒徼者尤宜留心此種亦一陰德事也

痘症

夷人終身不出痘間有一二患此者輒裹數月糗糧昇置荒僻巖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顧懼纏染也以故患痘症者十死七八倖而獲免踴躍以歸舉家欣慶雖貧必延喇嘛誦經數日

格言

先大父比部公著有功過格輯要行世凡所以懲惡勸

善者甚備暇嘗翻覆熟翫內有載宋時有人於京師見其故父白晝乘馬行拜之不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鎮江太守葛繁足矣其子往謁之問何以見重幽冥葛公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脚筯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我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其言至簡至平易然終身行之不能盡無論貴賤貧富皆力可爲之最爲愷切易行部民見屯所事簡間持幅紙求書子每謂之曰字畫固不成體格然所書格言真之座隅觸目

關心良有裨益也

皮船

甘肅鄰近黃河之西寧一帶多渾脫音駝蓋取羊皮去骨肉製成輕浮水面騎渡亂流李太僕開先塞上曲有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史之句其巧便已可概見然渾脫祇可渡一人且下體不免沾濡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製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柶棹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於奔馬頃刻達百里雖縣泉峻灘曾無觸礙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動動即顛覆百無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輒艤岸

負之而趨輕若戴金蠻俗不知剡木之製大江往來賴

此一物秋冬潦盡潭清犇流凝碧時見皮船與波駛逸

正如一葉隨風繆清泉錫嘗作句云隨波奔蕩傍斜

陽萬頃江中一葦杭太乙蓮花應並試杜陵春水正相

當圓如月鏡浮滄海穩想禪杯渡法王若把渾脫相比

擬不知誰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獨松

大一中有一島渚約長千餘弓廣僅半焉細沙圓石寸

草不生中一巨松枯萎殘折僅留其半猶長數尋此獨

松由名也土人云數年前其松高插雲漢旁枝亦可

陰十餘畝蓋千百年間物乾隆三十六七年松忽墮折
以死時值逆酋不恭

王師剿伐不數年而金川蕩平則松樹忽斃不可謂非
促之妖孽云

大磐石

獨在北有大磐石方十餘丈高亦稱是上平如砥四面
整齊屹立道中位置妥貼殆天工非人力也丙午冬汎
官花公蓮林構江神廟宇數楹於其上遠望巍然亦一
勝景

龍登碣

龍登碣屬懋功屯為兩金川要口山形雄峻所謂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者也討逆酋時三年不能下四路夾攻長驅
直搗因乘其懈擊破之實資黔兵之力蓋黔兵生長山
區越巉巖如履平地環捷勇果甲他省云

火彈

火彈一名西瓜礮形如西瓜中實火藥燃藥綫投入礮
卡藥發人物值之俱成灰燼甚者礮卡亦被轟裂殺敵
致果功同大將軍礮

官寨

夷俗稱土司署所謂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戶中必有

一兩座礮房爲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并有經樓及轉
經樓俱華瞻精緻小金川官寨祇美諾一處今懋功屯
地基大金川官寨有四一在噶喇依今崇化營盤地基
一在勒烏圍今隸綏靖屯僅存瓦礫一在馬爾邦今隸
崇化屯巍然尚存一在獨松今隸綏靖屯危礮峻牆屹
立望表爲逆酋倉廩其在噶喇依者逆酋索諾木常居
之地餘不過歲時遊覽如晉之虎所楚之章華齊之雪
宮而已

礮樓

礮樓如小城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

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鎗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
一耳頂上四圍徧豎雜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經以多爲
貴

造屋

蠻俗造屋盡用土蓋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爲梁以雜木
橫搭之蓋土於其上築之令極堅雖傾盆雨不能漏惟
靈霖連月須加土再築其礮樓及一切牆垣俱砌亂石
遠望作冰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及其
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凹處僅容半足漢人登之
不能動寸步彼徒負重上下環捷如飛

瓦板
間有木板蓋房上置碎石壓之衙署處處皆然陡發狂
風走石飛板從空擊下劇足怖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杪
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詩稱言念君子
在其板屋此間猶有汧渭遺風云年來漸有瓦屋民間
市廛亦鱗鱗相錯矣

轉經樓

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羅列經卷印布手推
之卽旋轉俗稱轉經樓謂推轉時佛像經卷俱從身過
不啻誦經宣佛號又有名轉轉經者長三寸許卷疊佛

經數千言貯以銅匣若竹筩上有機振可以旋轉佩胸
前日夜撚動以當宣誦亦卽轉經之意也

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
重簷疊拱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
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
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却未見有佛像清淨祇園不減
唐宮鏡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摩牀第
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纓絡寶玉嵌飾兼以枯體作雜佩
或綴垂馬纓身下襯藉者無莫非枯體更有所謂牛頭

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矚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嘗借蔣榕園過廣法寺觀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爲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游覽者皆知有羞惡之心也

玉筍峰

章谷之墨爾多山高挿霄漢相傳釋迦佛成道處上多喇嘛寺常出異僧土人每歲春秋不憚千里必往參謁俗稱朝山山巔一峰名玉筍峰天日晴朗輒有雲氣迷

濛不甚明了惟天陰時瞭然在望此其靈異非意想可測

寧邊橋

寧邊橋初名徐公橋在章谷屯綿州刺史徐公麟此管章谷時建造橋長百丈許通打箭爐爲往來要道初行旅必由猴子巖巖頂特險山路盤曲殆紆行十數里行者苦之橋成往來稱便僉曰徐公橋所以頌德也年久傾圮時有顛溺之患管理章谷屯務繆清泉明府蒞任之明年捐俸率衆重建越數月工始告竣橋下臨大江夏潦方盛每猝漲數十丈水勢陡立幾及巖半相傳有

龍戲水之說工費既奢橋得堅固以垂永久今名寧邊橋

襲職

各土司部落俱數千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貳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卽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妻必率家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里外觀此可見一斑

品秩

土司中有襲宣撫司衙者秩三品安撫司宣慰司秩四

品長官司秩七品今就近土司因勤王功咸叨陞賞俱戴珊瑚頂并有戴孔雀翎者章服已居極品然見漢官執禮甚謹固見恭順實由

聖天子德威遠播無思不服也漢官銀章銅章土官鐵章

夷例

夷俗最重竊盜事發輒網縛犯人投大江中殺人者罰牛馬銀物入土司贖罪至姦淫一事不足爲異未見有告訐者卽或事敗不過私自罰柴數百觔而已其有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例最嚴酷籍沒其家將其人

并家屬分賣各部落爲奴

地爐

寨子正中一間必挖地爐竇鼎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繫鐵索下垂數十鼎鍋一時並舉最爲便益地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間冬夏漢人居夷地久者雖夏日亦喜煨榾柮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跳鍋裝

俗喜跳鍋裝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罄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誦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

蹈長吟永嘆又似有一定節族此亦任休之亞歟因思周官鞅師及鞅韞氏所掌當亦爾爾暇日嘗令彼歌跳賞以酒肉俱踴躍欣喜

負任

嘗見黔楚苗獠及西藏夷人攜帶貨物或纏縛頭頂或繫絆脊膂頭不得轉動身不得屈伸視肩挑手挽勞苦尤甚然彼徒習以爲常樂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輒用皮條長數尺作活套束物繫背仍手持其端勞頓時背就蹲石手鬆其套可小憩蓋金川跬步皆山頑石獠伏撐撐良便夾道崎嶇又復盤旋曲折若用橫擔非特上下

彌礙抑且轉側多阻因地制宜其法盡善

節令

回人於正朔長至令節外復於歲中扣滿三百六十日
為一週是日互相往來登堂稱賀不計閏不計大小盡
不計冬夏總以周天為度至夷俗特重十月十一月節
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頭人家及土人
在官者通事譯字之屬輒聚親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飲賞
勞歡笑竟日儻亦吹爾息蜡之意耶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蔚州 孫 縉 紳泉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三

俗重藏經

夷人不知有儒教讀書識字皆奉藏經為授受如中華
讀四書五經然字畫又與西藏稍異其有學業深遠者
輒遠赴西藏從班禪佛處博覽羣經十數年後歸來便

翹然自異羣以喇嘛目之抗衡於土司酋長之列徭役賦稅俱捐免親戚朋黨咸趨承恐後不敢與抗禮有延之誦經者贈貽倍優以故民間兄弟多者必有一二人爲僧由俗所尚也

徭役

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應終歲幾無虛日惟喇嘛及土僧得從優免此外雖頭人之弟兄亦與齊民同作苦云

信鬼

俗尤信鬼人患病延喇嘛誦經咒復捻酥油肖病人形

爲替身送諸荒野或捨身爲僧其室家殷實者輒僱人作替歲時旁磔先立土壇設紙供數事厚疊薪芻選兩長人躡肩矗立高及丈許蒙以大衣偉狀殆如赤郭蓋取食鬼之義人各執弓矢鳴鉦鼓四處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俗稱得爾布斯猶有月令大儺遺意也

人皮鼓

俗旣信佛家各有經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夫所謂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處並與人同特無妻室耳然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齧無拘忌梵筵樂器中有聲似感篋者削人脛骨爲之又有小鼓如鼗者

截兩骷髏以膠漆黏連顙門骨兩面蒙人鞞用背取閱
之色微黃薄似羊皮而腥穢特甚令人森寒植毛髮吁
彼徒所謂佛法與採生折割者又何擇乎

三撮鬚

夷人終身不留髭鬚間有留者率卷曲如佛頂螺髻更
有一種三撮鬚最為奇觀兩口角及下唇三處各留少
許如初生榆莢大雖于思長鬚僅存數莖隨風飄颺乍
見令人捧腹

名字

兒初生時輒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字

至六七字不等

如巴布星之酋長名朋僅止一字其他

丹比西拉布堪布大喇嘛名羅布藏札木揚多察不齊
如此至勝因寺住持喇嘛名羅爾古噶竹諾爾布并不
止七字矣舉大抵取藏經中絕嘉者以致什伯雷同甚
此可見一斑

難識別類千人中重名者幾數百竟有父子一名嘗
見水經注有林邑王楊邁死其子咄代立改名楊邁昭
穆二世父子同名躋善長謂為林邑將亡之兆殊不知
夷俗同然無足異矣

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
倩喇嘛揀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

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饜飮猪膘吸雜酒男家倚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跪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羣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誚浪相率跳鍋裝跳畢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居室

夷人無姓氏不知有族屬遂至婚媾混亂卽居處亦大可異其俗男卧砌上女卧砌下男女分類雜處卧無定所無牀枕衾褥惟毛氈貼地而已雖新婚夫婦不同室

夜間鶴步下梯暗中摸索未聞有以誤入桃源詆諆者相沿成俗猶有弄明遺風惟土司及頭人家漸循華禮

耐寒

兒生不洗浴以手拭之寢之地而裸體焉不知襁褓綳裹然亦未嘗感冒風寒行旅往來身攜裹糧托宿長林豐草間蒙以披毯雖遇冰雪坐卧其中曾不致疾蓋垢膩既多腠理自密風寒不得而入也予嘗於六月間因公事路入雪山至絕頂密雪亂飄風冷如刀割賴身被重裘得以無害然足趾凍裂欲墮而彼徒衣不加增行歌自得殊無感縮之象豈其漠不知寒亦由自幼習慣

使然也

夷葬

人死有天葬水葬火葬三種獨不知土葬悉於索卦決
之天葬取死人臠割如泥和麪成丸投羣鳥啄食或舉
全屍餵虎狼蓋卽頓遜國鳥葬之意水葬委屍大江實
魚鼈腹火葬積薪燔之亦猶釋氏之荼毗爲之嚴切禁
止咸知土葬云

金川往事十三則

小金川逆酋

僧格桑

之妻卽金川

索諾木

之姑姻黨聯

結朋比爲姦附近十八家土司推兩金川爲雄長初兩



金川有夙怨不甚聯絡劃控卡山梁爲界後金川日強
遂越控卡佔踞小金川之大牛廠小金川畏之退保小
牛廠小金川本恃控卡爲保障至是滋懼遣使卑詞厚
幣結婚姻爲唇齒國自是憑凌弱小日益縱肆以致滅
亡云

革布什咱鄰近金川金川遂包藏禍心陰以重金密賂
革布什咱土司左右以故事機得先知值土司率妻子
赴熱水塘澡浴勒爾日爾習逆酋索諾木之祖率輕騎襲之殺
土司及其頭人俘其婦歸遂踞有革布什咱部落附近
巴拉克底巴旺之屬俱土司地名望風懷懼咸納女以自固

追平定金川始復革布什咱土司職歸其土地今隸綏靖之獨松溝百越溝諸處猶是革布什咱舊地

勒爾日爾習

既殺革布什咱土司察其國中小頭人及

百姓多有未服因遣人布告曰爾土司不道是以殺之會議彼此不得攜兇器革布什咱信之惟恐中悔食言皆欣欣然拱手俟命並不虞有他變勒爾日爾習先密令瘞藏兇具至日率其頭人百姓赴會徧令去衣服以示無廷使不我備革布什咱益信之議時乘間發利刃攻之梟梗令者數百人餘皆懼伏乞命莫敢動其地遂

平陰險強悍類如此

小金川與沃克什連界世為寇讐乾隆十三年間曾圍

攻沃克什官寨岳威信公鍾琪率兵討之追至卡撒

輸款乃止遂分兵戍之沃克什藉以稍安金川桀梟之

狀蓋非一日矣至今岳公碑猶植卡撒道旁卡撒屬崇化屯

莎羅奔郎卡索諾木之父未故前忽有野豹一羣突至官寨

側近攙傷數人須臾眾集圍擊殲之不數日郎卡死

小金川生聚日盛嘗有吞併意復圍攻沃克什官軍亦

被困告警甚急當事遂

奏請發兵申討美諾既克巢穴掃平逆酋僧格桑逃匿

金川遂與金川鉤聯一氣潛召降番爲內應外合計致有木果木之失由是進勦金川此兩金川自取滅亡之緣由也僧格桑之投奔金川也有一大頭人力勸之使勿納或納而獻之軍前且可獲重賞逆酋索諾木不聽又惑其姑阿青狂悖之說遂決意拒命未幾駢首就戮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其謂是與

番目

合爾甲

臨陣被官軍斫去兩臂及顴骨一片回寨

數月始死

勒烏圍舊有喇嘛寺女喇嘛住持能先知未來事爲夷人推信每因事進見土司必苦勸使投順索諾木不聽

兵圍時不知所終寺被鎗礮擊隳今遺址尚存

大兵圍金川甚急逆酋之小頭人等率先歸順者俱賞

給頂帶有差如

生格塔爾

給土都司職

合爾甲

給土守

備職最著功力將軍卽遣回招降比時

索諾木

自知稔

惡旣盈有悔禍心且念若輩俱小頭人輸款後尚賞有

頂帶欣然有羨意曾有一二頭人與

索諾木

耳語久之

似阻且譖者遂變喜爲怒曰若等背叛本國其心叵測

今又來賺我耶若等旣戴藍頂白頂我獨不能賞渠黑

頂耶今左右以巨鐵釘釘其腦磔裂支體以徇夷衆

金川番民

色郎

歸順後復被逆酋擒獲抉去兩目精糝

以石灰仍禁錮之事平將軍錄功給土外委職至今尚
存歲時來參謁見之目眶空洞令人生慘心想爾時身
受者不知作何痛楚也

小金川逆酋有卧牀雕刻龍鳳狀繪彩陸離形製巨甚
可圍數十人土人中有會侍僧格桑者云土司居中妾

媵環卧其內僭差注縱為何如其牀吳明府光奎隨營
管糧時日覩後為兵火焚隕此與偽蜀孟昶之鴛衾俱

獨出心裁為亡國妖孽云
金川將破前數日大兵雲集圍官寨數十重烽火連天

礮聲震巖谷大江中密施鐵網懼其逃逸且自沈也索

諾木窮蹙日日議降畏死不敢出適奉

詔生擒故軍中不縱擊及反縛詣降遣兵數百人檢搜

官寨地雷藥發轟然一聲屋宇片瓦不存數百人一時
齏粉時烏總鎮爾納結營江濟距官寨數里為飛石擊

死其餘死傷者甚多

官寨自震斃多人無敢輒近數年後好事者潛為挖掘
忽得地室空曠無際中砌方石池積水未涸有一枯骨

僵植其中頸際猶縮銀鎗衣服水漬成灰磚磔頂帽尚
儼然戴首土人云是水牢又獲銅印一方大如斗漢篆

金川土司之印六字疑是前明頒發蔣榕園別駕曾親

見之未知後歸何人手也以上屯通事外委楊卡爾吉
通事松朋說亦有得之同寅談述者恐傳訛未確實姑
錄存之以備一說

屯戶

金川設屯田招徠民戶每一戶給地三十畝使爲子孫
恒產慮其路遠不能挈妻子而來也本籍咨送准令大
口每名日給盤費銀一錢小口銀三分口糧各一升自
本籍至屯所若干程銀糧應若干由沿途牧令支發於
是得免行旅憂又慮其既至屯所何以托足准給屋廬
無屋折價銀二兩於是得免露處憂又慮其無耒耜則

資以農具又慮山田人力不能施則資以耕牛兩戶合
一牛一牛折價銀十兩於是民得肆力於耕作又慮播
穀無資每戶各給籽種二石又慮民力未紓准免五年
納糧自六年起每戶僅納一斗二升耳而猶慮其青黃
不接無以餬口准令赴屯倉借貸還新以易陳
國家爲民計者天地父母之懷委曲周盡宜夫戶口日
增報墾幾無隙地矣

租婦

亦有不由本籍咨送就近報墾多係商民去家既遠中
饋乏人納金本地頭人或他處土司可得夷婦俗謂租

婦其人他徙或回內地仍須送歸原主任其別配不能
挈之俱行租之名以此非若打箭爐及雜谷腦之夷婦
有三年五年期限者可比也

醫卜

綏靖屬之屯千總行營都司 甲哨朋 善索卦臨陣時卜

勝負十不爽一以故用兵必檄調名籍甚予初不之信

因其謁見姑留試占之俱近而可驗者殊不謬妄見予

患齒痛因薦其所管百姓 羊中爾江參 能醫召之來亦

知切脈但雙手把握如捉挈象已知其非嫻習者復於

佩囊中取紅色末藥少許有麝香氣令慘患處竟不敢

妄試賞以荷包刺刀煙茶諸物欣然而去

鷄犬

鷄犬與中土異鷄大者僅筋許喜飛鳴樹上犬大者高

至三尺毛尾鬚鬣頗似狻猊能緣牆走屋形既猙獰聲

噌吰如華鐘喜啖生肉餅餌投以鹹食輒病癩不救尤

畏炎熱嘗攜一頭至內地夏日中暍死

天星米

俗喜藝天星米一名喇嘛酥米如黍粒可作糧食葉經

霜紅如老少年秋深滿山紅葉亦一大觀嘗植之階除

點綴秋景

藝海珠璣

金川瑣記卷三

十

圓根

圓根卽擘藍大頭菜之屬比蘆菔堅實味如薯蕷微帶藥氣夷人歉歲作糧食葉可飼猪

鸚鵡

每歲麥莢成熟時鸚鵡千百羣飛蔽空而下綠羽璀璨其聲啾啞農人持竿守護有黠者設械聽間俟翔集時機發潛冒其足可以生擒性極畏烟觸之病且死有紅嘴黑嘴二種一說雄者紅雌者黑又一說由黃口漸黑而變紅未知孰是總之紅嘴者習人語較易黑嘴者差難耳

左插子

男子喜佩刺刀俗稱左插子身衣琰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無貧富皆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不一竟有值至數十百金者佩犢佩牛之俗嚴禁未能盡革

夷字

寫字用竹筵削尖蘸墨汁寫猶有古人漆書遺意字形如蛇蚓變化不一留心數年竟不能識一字細看似有行楷之分其橫寫倒讀則在清書回字之間

夷畫

喜向繪布畫佛像施朱傅粉仍用漢筆綏靖畫手推土
僧羊中爾吉第一然佛像外翎毛花卉俱不足觀

饅粿

番地無米穀夷人日食饅粿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麥小
麥豌豆爲之入牛乳酥少許用手攪和捻成團子食畢
飮手及所用木鉢以舌代盥洗手黑如鬼終身不浣無
碗筋亦無鹽醋諸物調劑頭人偶或用鹽然惜之如金

饅粿益人

夷人常日食饅粿一飯碗許莫不强健多力嘗仿其法
爲之不以酥油調以蔗糖亦尚適口管理懋功屯務業

明府已食不饜年五十餘矣轉益精壯

雪鷺

嘗有友人贈予一建昌鴨其大如鷺頭戴鷄冠又嘗行
卡撒道見雪鷺數十翔步雪中或先或後不甚畏人白
毛紅嘴與家鷺無少異微覺高大但距印雪上作鴻爪
痕不似尋常雪鷺鴨禽畜耳種類之異乃爾天下之
大真無物不有也土人云雪鷺喜眠食雪中

黃鴨

野鷺之屬較家鴨微小毛羽深黃色土人網得數頭來
獻予厚資之爲翦其翼翎與家禽同畜日漸馴熟聞呼

祝祝聲輒逐隊競前物我忘機真有飛鳥依人之趣後
爲繆明府清泉攜去

披毯

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暝多剪取牛羊毛績線作毛毯男
女衣服取給焉鄭康成尚書注織皮謂西戎之國良不
誣也衣服之外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
雨夜以代衾褥寒暑不改服民好徒跣男女皆同間用
革鞞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短衫長裙無袴裙帶
闊尺許亦用牛羊毛織成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
風

蠻裙

數十畝之家必留三五畝種麻苧闔家衣服藉以取給
近日蠻女下裳多用白布或藏紬製成邊幅鑲紅布襪
積細緻如百疊裙頭人家婦女衣裙多用碎錦鑲成臨
風飄颺頗似古時舞衣

首飾

耳飾累墜大於腕臂間跳脫幸空中不甚重特訝其耳
際垂聃爲地有限何能銜此鉅環詢之士人始知幼時
穿耳卽用樺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髮梳數
十小辮挽結作髻如西洋畫圖中式樣梳時極難非半

日不辦每月祇梳一次其解髮垂髻卽入月洗裙日也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璵磳用金銀鑲嵌作首飾

造紙

夷人亦解造紙剝取楮樹皮入鍋煮爛復用杵椎搗澄諸清水中竹簾木械並如漢式隨造隨曬頃刻可成雖極堅韌然質厚理麤不堪供書寫其有細薄者頗似高麗紙楮樹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徧地皆有二三月間開小黃花攢簇如桂

索卦

索卦卽著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雜物賣卜者手持牛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卽於散毛上隨手挽結擲地卦成取土或取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奕棋

夷俗奕棋有二種一名板帶屑二人對下枰內二十四位人各十二枚子先盡者爲輸一名孔屑與漢人大馬趕將軍戲同無象棋圍棋諸戲

數學

夷俗於數學一道不知有乘除諸法所恃惟牟尼珠一

串曰誦佛所需亦即用以記數多一曲折即茫然不知
所為五十年春縛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吉呈稟日蝕
日期時刻分秒未備然先期推算戛戛獨造有足多者
詢所從來出自土屬喇嘛指示喇嘛碎穀修鍊穴居山
洞數十年不預外事素不解持籌布子何以前知如是
釋典靜生慧之說良不誣也

南瓜

兩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巨橐圍三四尺重一二百觔
每歲大憲巡邊必攜數枚去每一枚輒用四人舁之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蘭谿 柳 兆勳 書旂校

金川瑣記

李心衡纂

卷四

百穀

兩金川祇有大麥小麥青稞黍稷蕎麥豌豆胡豆天星
米之屬有平生未見稻穀者跬步皆山無尺寸平地傍
大河及有水泉可灌溉者為水田可種小麥諸穀其旱

田祇可種蕎黍間有以稻穀試種秀而不實山高霞霧
多也山土甚堅夷俗亦知用牛馬耕耨但牛則扼其兩
角馬則鈎其鞍橋運犁無力未得深耕易耨之法故勞
倍功半金川多再熟之田小金川歲祇一熟

燕麥

夷人間亦莖種燕麥其實細而長可入饅粳啜酒中用
古樂府云道旁免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殊
不其然楊升菴丹鉛錄亦謂滇南霑益一路土人以爲
朝夕常食則燕麥何嘗不可穫乎

蕙蘭

崇化林卡山中蕙蘭極多乙巳春蔣榕園別駕送數十
本來樹之庭除開花十餘枝結蘭蓀二葉濶如建蘭花
瓣甚巨又嘗登榕園所建容光閣超然塵表俯瞰大江
凝碧無際旁列蘭草數盆皆並蒂可翫

菊枕

蔣榕園雅愛菊花有異種輒多方購取雖遠在千里必
遣健役致之故崇化屯署獨盛替人卞參軍湖復加培
植花時路出崇化必留余信宿把盞吟賞嘗記昔歲菊
殘時摘取數千朵贈予作枕囊至今蘧蘧夢醒猶覺曲
屏深幌間幽香可掬也

山羊

獵戶嘗獻一山羊高三尺角長數寸蹄尾如常却有鬣鬣周身毳色脊有黑毛一線連綴至尾劇似驢性很難馴為作木籠鎖貯後以悞餵桃葉脹死

山羊有渠魁

山羊喜居雪山深邃處日再出飲水出必以羣嘗曉行控卡山見羣羊橫過馬首相去僅百步高大如馬其行甚捷先一羊前行餘羊約數百皆佻佻隨後魚貫而進行次殊整齊予為勒馬觀望距人既遠前羊少憩餘羊皆止止而復行如是三數次始滅影不見土人云獵者

遇山羊必以計冒取其魁咸驚惶不知所措可掩羣而獲不然越山超澗雖神駿不能及矣

咂酒

番地無六酒六漿之屬祇有咂酒一味以小麥青稞及黍子燕麥為之將稞麥等入水鍋內煮半熟倒向沙地上曝乾然後拌酒麴入皮篋內上用牛羊毛蓋煖數日後聞有酒氣再入酒罈用牛糞封口惟恐泄氣用時移貯銅瓶入滾水少許以細竹管數枝植其內酒面味薄土故用竹管吸取中間男女數人可以雜吸似喫烟甫到任勘部民地畝過勒烏圍屯練守備阿咱拉跪道壺漿以迎予

本不飲不欲拂其意畧爲取飲味甜無酒氣及細問通事釀酒顛末幾欲嘔下

鎮臺瓜

西瓜有紅黃二種出崇化章谷二屯者尤佳乾隆三十八九年間有一總鎮駐兵江許攜種莖植遂傳至今俗稱鎮臺瓜雖青陵遺種却與張騫首清蒲萄爭先後矣

竹筧可培旱田

地名設有格旱田十數頃民番田
綏靖屯屬之雙柏樹爾則塘汎畝錯雜其間每歲祇種蕎黍一熟因不通水泉山上常乾也土人云可從巴布里設竹筧引水歲得再熟雙柏

樹距巴布里約遠十數里跨越重山人工物料需費數百金時值連年水雹且民夫新從臺灣征勦回方事休息未暇施工爲之歎然後之撫斯土者量時行之亦培植地方之一助也

羌活魚

羌活徧地有之走卒輩山行渴甚輒折取咀齧云清涼如蔗漿巨者蔚茂高二三尺根下每有水潭藏羌活魚一二其形如鯢魚有四足長僅四五寸土人云可治心痛症市得數尾亦不敢妄試嘗閱鄭仲夔冷賞載凡產黃連之地必有小蛇尺許盤旋其中觸之傷人必先去

小蛇然後敢恣採羌活中有魚亦猶黃連中有蛇未足為異也

土蓐

藥草可指名者不翅百種餘多不能識別懋屬之大牛廠綏屬之黑山梁宜喜祚固諸山皆有土蓐俗稱山蘿葡雖三極五葉形模不殊然味薄如黨蓐嘗煎汁成膏服之有效

佛掌蓐

懋功屯屬之小牛廠大牛廠兩處數十里內出佛掌蓐其形五極平列如手掌新採時纖白腴潤不減柔莢味

甘平食之益人

蚊

金川無蚊蚋間有一二飛聲薨然大如蜻蜓不螫人乃知金文靖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信然嘗撲獲一枚豹文長腳頭有黑翎如箭羽戲脂諸書籍中以為他日佐笑

酥油

酥油取牛乳積盆盎中漸滿取皮囊盛之兩人對立用手或用脚挪轉之令勻化真靜處俟凝定取開用之

熬茶

熬茶用大葉茶同牛乳煮至百沸用長勺攪揚沃之以
鹽名曰酥油茶不能常用日惟飲水耳夷俗熬茶必佐
淡食

犛牛

犛牛性極馴其身龐然幾倍吳牛即水牛毛長尺餘下垂

如纓絡中土絕無郭景純謂犛牛出西域信然尾可爲
拂亦可飾兜鍪昔有人以犛牛尾貽劉先主嘗手自結
眊者卽此

雲母石

章谷屯多雲母山日色照耀徧地作金銀光彩石如水

晶拾其巨者片片揭之薄於蟬翼用糊窗牖晶瑩明晃
一無隔礙亦可遮風倘施之曲房邃室當不減寶帳紅
芙也繆清泉嘗手製數百方贈予至今珍藏之

猪膘

夷地多荒山畜牧旣便尤喜豢猪與尋常剛鬣稍異率
皆紅毛尖嘴或紅毛黑毛相雜適均如邵陽之隔織布
所食惟草萊糞穢莫不瘦瘠骨立皮厚一寸許用時懸
高處縊死剖其背去腸胃用樹條撐開風乾名曰猪膘
爲極珍之物非親戚宴會不輕用也

不解煎炒

夷人臉俱黑色千百人中僅有一二白皙然率塵垢盈寸目睽睽如鬼獨齒牙瑩潔如玉蓋食物中祇有酥油饅粑數品不知有醯醬煎炒故也

陽雀

綏靖屬之遜克宗地有一種雀類形如斑鳩長尾常自呼曰貴貴陽晝夜不絕聲土人目爲陽雀云係雀王深棲叢莽不喜飛翔日俟羣雀供蟲豸此雀非蟲不食便遺下活蟲如螽母夜間與叫月子規空山答響倘亦開明魂化耶

山驢

嘗於馬遊戎處見一山驢駒高二尺餘與尋常櫪中所畜無甚歧二惟頭戴繭栗爲可異其家因與馬駒同牧日漸馴擾小兒騎跨予戲謂曰他時頭角崢嶸恐不知者笑其指鹿爲馬

屯營

屯所同僚五人分屯而治各遠隔數百里自覺岑寂幸同城有綏靖慶寧兩營得時與往還綏靖營遊擊札公即阿行三蒙古人性真率敦古誼與予最投契同事半年暇卽會晤爲忘形交有時翔步而來司閹者未及報早已摳衣卽席矣兩署相距雖邇而札公之脫畧雅爽

亦可概見尋以檄調松潘鎮中營別去接任馬公甘肅
進士能左右射喜誼諧亦朝夕過從每於冬令後約同
山中獵較馬公偕兩營備弁率馬步數百人予亦率屯
練及壯丁數十人爲捐給口糧躡毛羣擒飛翼窮日始
返論功賞獲卽以寓講武焉馬公奉回教治乳酪極精
潔每往輒供飲不倦聊當盧仝七碗茗云

黑帳房生番

綏靖與緡斯甲部落交界再進十數程有一種生番名
黑帳房其地不生五穀性好剽殺日以搏取禽獸爲業
蓋亦打牲夷類家各畜牛羊千百頭羶肉酪漿所居無

屋宇以牛皮作穹廬蔭庇風雨遷徙無常月嘗數易率在深山窮谷中其俗無頭目兼併憑陵自立部落推剽悍者爲雄長雖巉巖深塹層冰積雪輒縱馬未嘗顛蹶其地無鹽茶布帛鼎盥之屬就近番民結數十人販買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後及一二人獨行每被搶劫俗稱放夾霸所產馬性極驍騰生番亦常挾以易貨是以金川時有黑帳房馬驟試之雖勇士不能馭

貝母

種類有三枝葉叢生根如百合者爲上一莖數葉根如獨蒜及僅有一大瓣抱附者次之花青蓮色皆從莖端

下垂若懸燈

雪魚

昔嶺在綏靖屯治東一百十里討逆酋時曾立營盤牆卡至今尚存俗呼萬里城是也積雪袤丈雖三伏日山徑常封土人云中有雪魚其大如臂想亦雪蛆雪蝦蟇之類然在綏靖數年未嘗親覩章谷屯屬之梭嶺亦積雪不化繆清泉云其章姓典吏曾一見之云

土鹽

深山中產土鹽夷人知地脈者識之偕醜類挖掘日引不窮色如灰土雜以砂礫其鹹不減內地白鹽微帶苦

味章谷尤多

星宿雞

又名翠角雞頭生兩肉角翠色鮮潤能伸縮驚怒時其形嶽嶽無事下垂頰際如帶毛色陸離可愛每一翎輒有白眼如豆大似孔雀翎眼惟白色稍異耳勻淨不紊因有星宿之稱或曰即吐綏烏他如山雞馬雞之屬種類甚多因中土常有不足異未及備紀

小麪酒

杜少陵蘇子瞻皆盛稱鄆筒酒赴屯時道出鄆邑問之土人茫然不知肆中惟有小麪酒耳味薄劣不適口久

服輒病不起自鄆邑至口外酒家釀造亦惟此一味子
素不解飲涓滴不能入口朋來小敘沽內地大麪酒託
幕友酬酢而已若紹興酒其價較省垣數倍且長途背
運半多酸壞新疆寒苦筵席中用之者絕少

不齋

夷人不知天下有菜蔬卽土僧及喇嘛事佛惟謹者非
酥油醃粿及牛羊猪肉不食蓋積習使然近日稍知啖
葱蒜喜其漸
近清惟受戒喇嘛忌奉水族然土人多半不食非有他
意緣水葬者多腥惡特甚不堪入朵願耳乃世之崇奉
浮屠者動輒長齋茹蔬借此爲戒殺生節嗜欲計則可

欲做法西方則急宜屏除草糗饜飮鼎鑊庶幾香積廚
中德馨遠達矣

雪蓮

生深山積雪中獨莖無葉其花淡紅色土人採取者結
伴裹糧窮搜雪窖有見潛往採之苟語言指顧卽失所
在徧索不可得矣俗謂此品山神最貴惜云

苦筍

金川少竹惟綏靖之正地溝有數十叢筍味甚苦不堪
食黃山谷所謂諫筍也相距旣遠得亦不易章谷出巨
竹其筍必多第未知筍味何如耳

么鳳

章谷屯出么鳳連毛羽大僅如拇指五色咸備視丹山
鸞鷲具體而微性極靈警不易獲間為土人設械罾取
可綴婦女雲鬟與釵頭雙燕爭勝每歲二三月千百成
羣飛往成都府屬之灌郫一帶啄食桐花花謝即歸巢
深巖密洞中終歲不再見土人亦謂之桐花鳳蘇子瞻
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喬子曠詩那能飛作桐花
鳳一集佳人白玉釵蓋即指此特未明言其所從來耳

寶砂

又名八角砂其形八角大於黃豆堅如金剛石屑之可

以治寶玉章谷屯江澗甚多洶澗之一人日可得半升
許沙際時有玉璞馮刺史克鞏管屯時曾檢得一枚命
玉工治之甚佳碎石嵯峨惜無巨眼指識

牡丹

五六月間牡丹盛開綏靖屯尤盛嘗按行至深山中花
開滿山紅白相間下臨碧水掩映增妍雖洛陽花肆不
是過也惜俱單瓣無重臺者色有淺紅淡白二色

魚蔬

松潘有魚龍雞鳳菜靈芝之語見包公劄南中紀聞兩
金川距松潘不甚遠然綏靖崇化章谷三屯江魚甚多

懋功畧少惟撫邊一屯纖鱗貴擬魴鰈雞種雖小徧地
有之蔬屬亦推綏崇章三屯爲最菜肥碩如山東黃芽
蒜大於拳

斗米千錢

金川險遠脚價不貲以故百物騰貴斗米千錢率以爲
常安得聞中烏飯草縮米絕細便於取攜庶直稍賤耳
南中絕聞載聞中產烏飯草能縮米用以煮米米粒堅
細屏斗僅得升許第畧帶黑耳果爾脚價可省十倍

猴經

獨松汛之正地溝山高箐密巖洞中猿猴充物土人攀
援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至數十百觔土

人云牝猴天癸可治婦女經閉嘗買得一二觔藏之筒
篋以不載本草未敢妄用獨松汛把總花蓮林云猴洞
深處羣牝經水堆積滿焉雖出外數十里臨期必歸原
處就之未嘗輕擲物性如此殆類九節狸溲溺必有一
定之處云

金

兩金川徧地生金命名以此首推撫邊披沙所得自然
成片段巨者至兩餘細亦重分許色皆上赤俗稱瓜子
金是也他屯祇產金屑俗稱撻金入火不能鎔化不足
貴也

雄兔

俗說兔純雌無雄故茂先柯古之倫咸謂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志之載籍然木蘭歌云雄兔脚撲索雌兔眼迷離玉充論衡亦云兔舐雄豪而孕則兔原有雄矣丙午冬營僚約予同獵山中獲雉兔數十頭中有雄兔視其陽有二具與他獸異毛皆鬚色性狡甚非若家畜白兔可供階墀間戲翫聞之好事者云兔天癸月至課必以時歲十二乳非妄言也

延壽果

又名長壽果金川處處有之形如羊棗叢生沙土中去

皮和米煮粥極香甜有味亦可入牛酪烹煮

樸兒

樹不甚高夏日結穗形與色俱如桑葚味甜未熟時畧帶酸澁小兒喜食之加薄膠濃煮亦可染作紫色

俗尚

夷俗尚武咸工擊刺之術雖婦女亦解談兵聞有征調殊踴躍向往臨陣奮不顧身邇年兩次出兵甘肅兩金川屯練俱錄有戰功我綏巴圖魯頭等侍衛丹此西實為金川屯弁之冠近因會勦臺匪檄令率領屯練赴勦瀕行屬以杯酒并賦七律送之落句云翁叔勲名原崛

起會看延賞稅侯家未幾臺匪蕩平將軍上其功給二
品銜得蔭伊子屯守備銜此外河西屯都司勒爾照壁
山屯千總都司銜阿巴布里屯千總都司銜緯窩小金
之巴圖魯散秩大臣銜穆塔俱屢立戰功為兩金川屯
練翹楚

兵器

夷人多膂力類能手挽強弓然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復
麤笨不相稱箭鏃利甚却無翎羽是以射近能飲石不
能及百步之遠又善用火鎗鎗製亦與中華小異綏靖
有飛鎗手十餘人能殪飛鳥亦屯練中表表者

終

